



平原的尽头

时光的册页厚重、深邃。若往前翻开薄薄几页,就会倾听到这片土地发出的悲鸣声、嗟叹声、呐喊声——

它们渴望站立,它们期盼站立!
中国东部,黄海之滨。千百年来,这片土地一直向海奔跑、向海生长。南边的长江,北边的淮河,从上游裹挟而来的泥沙源源不断向黄海输送。黄海浪涛以托举之势,让这些从高原、平原、丘陵、沙漠逐流而来的泥沙回归海岸,紧聚成陆。于是,大江大河大海的同声相应、同力相成,成就了黄海之滨这辽阔的滩涂、平坦的滩涂、年轻的滩涂。

特别是历史上数次发生的“黄河夺淮”事件,更加速了这片土地的淤积与生长。黄海之滨的盐城,在汉武帝元狩年间始建之初,尚因被大海环抱而“居于海上”。而今,大海东去、波涛隐息,盐城市区距大海已有百里之遥。那纵贯南北的捍海长堤范公堤,已将一千年前的潮声封存进记忆的最深处,只有那风中摇曳的杨柳,仍在听潮等雨,喃喃复述着“范堤烟雨”的前世今生。
“黄河夺淮”期间,黄河水浩浩荡荡的数千里流程,有吸纳、有释放,有高歌、有低吟,有舒缓、有激进,从源头到尾间,它的海拔落差高达五千余米。若从出海口的尾间遥遥迢迢黄湾,怎能不生出“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慨叹!

被黄(淮)河波涛裹挟而来的泥沙,曾经“高高在上”,即便奔向大海的起点,奔向平原的尽头,它们仍保持着站立的矜持。
然而,穿越了漫漫时空,纵使矜持,它们仍然无法站立,在新的地域落户,从亘古传来的,只是梦碎了一地的声音。

二

盐城,临海凭风,一马平川,是全国唯一没有山的城市。
这一览无余的平原,港汉纵横、河网密布,因了水的滋润,而成一方湿地。
然而,古时的盐城先民却曾“淡水色变”。何故?盖因此处东有海潮侵袭,北有黄(淮)河水患,西有运河悬顶,水患水灾,层出不穷,不胜枚举。

先说海潮侵袭。长期以来,海陆之间的博弈从未间断,泥沙向海淤积,大海常会借机反噬,每当台风肆虐,海潮袭来,咸水倒灌,庐舍被荡平,村庄被淹没,田畴被浸泡,一幕幕人间惨剧不断上演。仅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盐城北境遭遇的一次特大海啸,就导致一万余人丧命,数万人无家可归。
再说淮河水患。尤其是“黄河夺淮”期间,黄、淮两河并流,河流中泥沙含量剧增,至出海尾间处,所携泥沙受海潮顶托,出海通道淤塞受阻,每到汛期,河水漫溢,大河两岸久被水淹,数月不退,使得此处成为受灾最重的“黄泛区”之一。

接着说运河悬顶。京杭大运河经扬州、淮安北上,盐城偌大的滩涂居于大运河之东。大运河作为古时国家交通命脉,历朝历代莫不重视大运河的护河护航,官府曾在大运河修建水闸若干。遇枯水时,若干水闸同时关闭,致使运河之东淡水断流;遇汛期时,若干水闸同时开闸放水,运河之东又成泄洪之地。水闸的每一次开或关,都会给滩涂地带来致命的一击。
这片土地自古以来何以悲鸣?何以嗟叹?何以呐喊?从历史深处,我们不难找出答案。

若是这片土地能够站立起来,则东可阻海潮,北可安河澜,西可拒洪流,何患之有?
但是,这片土地不能站立,它们做了并不甘心的躺平者,可它们又有什么办法呢,这是时代和命运的安排,它们真的无力改变啊。

三

在平原的尽头,我踽踽独行,犹如沙漠中的骆驼。
我的目光不能向上也不能向前,只能牢牢盯着脚下。海滩看似一无所有,而这一无所有的背后却隐藏着不可预知的危

险——泥泞不堪的黏土,深深浅浅的潮沟,猝不及防的沼泽,稍不留意,就能让人深陷其中,难以自拔。

平原的尽头是大海。但潮水退却后,大海却躲到了我们目光所不能到达的地方。回望海岸之上的平原,这曾经也被海水深深浸泡过的土地,此刻只有静静的村庄、广袤的田野和那绿色长龙状的沿海防护林,煮海为盐的烟火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一阵海风拂过,是那熟悉的咸涩味道。海风没有岁月的痕迹,它像一个忠实的信使,从时光的那端抵达时光的这端,它奔跑而来,告诉我关于古时盐民的消息。

古时盐民煮海为盐的作业区,就在这平原的尽头。盐城自古有“淮盐出,天下咸”的说法。这里的“咸”,我分析有两层意思:一层意思当然指海盐的本味即“鲜咸”;另一层意思则是小小海盐,能影响到上层建筑、经济财税、军事外交,是历代王朝不可或缺之“调味品”。而这,也成为盐民饱受剥削之苦的根源。

在历史的纵深处,不仅这片土地难以站立,这片土地上的盐民同样难以站立。

切换一个视角,在色彩美学中,黄色与褐色调和成的颜色是土黄色或橙色。然而在大自然这个调色板上,黄色的海水与褐色的滩涂淤泥调和时,却调和出皎莹如雪般的海盐,这是多么神奇的魔力。

海洋与陆地、与人类的同力相成,开创了海盐经济支撑下的社会格局,“盐汁盐味”融入了盐民生产生活的全方位、全领域。大地的记忆往往嵌入古老的地名之中,散落在盐城大地上有许多个“含盐量”极高的地名,犹如一颗颗白色的盐粒,钩沉着历史的记忆,诉说着沧桑的过往,标注着地域的符号,像磁石一样,吸引着人们穿越历史的尘烟,与它们对视、对话……

四

天空蔚蓝,海面如镜。
“扑啦啦——”成千上万只鸟儿挥动着翅膀,轻盈的身子腾空而起。它们在空中归类集结,队形或整齐或散漫,或拉长或缩短,或高飞或低旋,卷起滚滚“鸟浪”,遮天蔽日,越过滩涂湿地,越过阻海长堤,奔向它们的“大食堂”。

海堤的东侧,海潮刚刚退去。广阔无垠的滩涂上,仍有残潮在轻拂的海风中荡漾。滩面上映出的云彩,五彩斑斓,层次分明。仿佛一面安放在大地上的“天空之镜”,让天空尽情地梳妆打扮。

潮滩,海陆共拥之地。它有个学名——潮间带。顾名思义,即这里涨潮时一片汪洋,落潮时一马平川。潮滩是水鸟的天然食堂,每当海潮退去,遗留滩上的泥螺、蛤蜊等各种贝类俯拾皆是,蜉蝣、弹涂鱼、沙蚕等各类海洋底栖生物遍布其间。这些生物,正是水鸟最为青睐的美食。

一场场猎食,看起来很残酷,可这就是大自然的生存法则。当鸟类清光了海滩上的食物后,新的海潮又如约而至。海潮给海滩带来了新的海洋生物补给,一切如旧,不留痕迹。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于此而言,海潮、海滩,生物、鸟类,构成了生生不息、充满生机的生物多样性。

曾经,大量的鸟儿因贪食而来不及躲避突然而至的海潮,生生被无情的海浪吞噬,“食堂”变成“坟场”,这是大自然的刻意安排,是对万物原有贪性的惩戒与警告。

而今,鸟儿们不必担心海潮了。在东台条子泥海堤的西侧,有一块人为垫高的陆地——“720高地”,这是国内第一块滨海固定高潮位候鸟栖息地,因面积达720亩,故称“720高地”。

有了这块专门为鸟儿打造的高地,海潮退去时,鸟儿飞往滩涂觅食;海潮来袭时,鸟儿飞向高地避潮,来去自如,悠然自在。

“720高地”是这片土地站立起来的一个样式。但这不是这片土地的第一次站立。时光回转到1941年,历经皖南事变的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后,为解沿海居民海潮侵袭之苦,新四军及当地抗日民主政府率领万余民众,在战火硝烟中筑起一道

挡海大堤——宋公堤,被著名作家阿英称为“苏北伟大的水利工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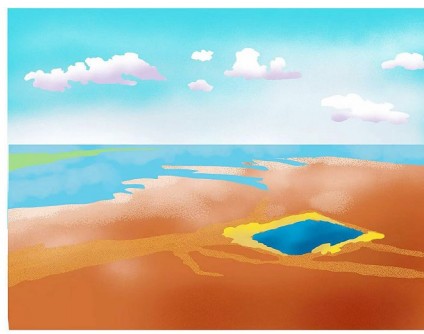
这道防洪大堤,同样是这片土地站立的方式。

淮海战役期间,激烈的盐南阻击战在这片土地上打响,我军共毙俘国民党军七千余人,我军也付出了伤亡两千余人的惨痛代价。在掩埋烈士遗体时,我军战士与地方百姓在这片土地上挖出了长40余米的5条土沟,让这些烈士长眠于此。那高高的坟冢,如同山岭般矗立,此处被当地百姓称为“五条岭”。

这矗立的“五条岭”,是这片土地站立的精神之山。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第一代黄海林工走上重盐重碱、荒芜不堪的滩涂,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历经50余年、三代林工的接续奋斗,在这片土地上植下茂密的森林,成为华东最大的人工森林。

这茂密的森林,同样见证着这片土地的站立。



五

千百年的光阴流转,盐城先民没有想到,他们穷尽一生、历经百余代人的接续努力,战天斗海,期望让其站立的这方滩涂,如今已真正站立起来了,这片土地不仅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美与共的东方湿地之都,更成为我国首处滨海湿地类世界自然遗产。

他们没有想到,他们一直想战胜的盐碱荒滩,一直想战胜的大自然,都已成为现今人们最好的朋友!

每当我感到疲惫时,我会到这平原的尽头走一走,任海风拂去我的愁绪;每当我脚蹶不前时,也会到这沿海湿地走一走,与黄海森林“林”距离,自由“森”呼吸,在旷野上远望奔跑的麋鹿,在芦苇荡聆听丹顶鹤的鸣叫,在野鹿仰望浩瀚的星空,如果给我插上一双能够飞翔的翅膀,我更愿成为那数百万只候鸟中的一员,跟着它们自由地振翅高飞,飞呀,飞呀,飞向辽阔的天空,飞向比远方更远的远方……

在这平原的尽头,我领悟到“道法自然”的真谛,感受到“把自然还给自然”的惬意!

即使我不在这平原的尽头,我也心心念念牵挂着它。我的手机里一直保存着这样一幅由无人机拍到的图片——

正是深秋季节,广袤无垠的滩涂湿地上盐蒿红遍,像一片片铺展开的、硕大的红地毯。树木、森林层林尽染,色彩斑斓。成群结队的候鸟在蓝天下恣意飞翔,海风拂来,芦苇、盐蒿随风轻摆,隐于其中嬉闹的麋鹿若隐若现……这平原尽头的场景,恍如把人们带到了“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大草原。

图片的中间,有一泓椭圆形的碧蓝湖水,像极了人的眼睛,它在凝神张望,蓝天白云映入了它的瞳孔,湿地上所有的事物都被收藏进它的眼底……

这幅图片,我称之为“湿地之眼”。它在中国的东方,它在平原的尽头,看着天空,看着湿地,看着大海,看着平原,看着人类,看着世界。我揣摩着,它纯净的眼眸里一定掩藏着秘密,甚至它也在思考和追问——

过去,黄海湿地有什么?

将来,黄海湿地还会有什么?

这跨越古今、通向未来的思考和追问,等待着我的、我们的回答。

□王迎春

在中华大地上,有一片古老而年轻的土地,它以独特的韵味和蓬勃的生机,静静诉说着古今交织的动人故事。这片土地,便是盐都——一个名字里藏着岁月沉淀与未来憧憬的地方,“水韵古邑 高新盐都”跃然纸上,令人神往。在这里,“上水上善上盐都”不仅是响亮的文旅IP,更是盐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和不懈追求。

上水:碧波荡漾,水润盐都。
盐都,初名盐渎,一个“淡”字,便凸显出这座城市的灵魂——水。这里,水韵悠长、波光潋滟,仿佛是大自然最温柔的笔触,在盐都的每一寸土地上轻轻勾勒出一幅幅流动的水墨画卷。

盐都之水是上游之水、上好之水、上味之水。

大纵湖,这颗镶嵌在盐都的璀璨明珠,以其广袤浩瀚、波光粼粼的美景,成为盐都的骄傲。湖水清澈见底,鱼虾嬉戏其中,芦苇摇曳生姿,岸芷汀兰吐露芬芳,水乡美景令人心旷神怡。漫步湖畔,仿佛能听到湖水与风的呢喃,感受到那份来自大自然的宁静与和谐。

秋风起时,大纵湖更显迷人风姿。湖面碧波荡漾,芦苇随风摇曳,与蓝天白云交相辉映,构成一幅绝美的生态画卷。这便是盐城新十景之首的“纵湖秋色”。

悠悠蟒蛇河,被誉为盐城母亲河,见证了盐都的沧桑巨变。她用温暖的怀抱,滋养着这片土地上的生灵。荡涤河渠密如蛛网,交织出一幅幅水乡特有的景致。在这里,你可以乘一叶扁舟,穿梭其间,感受那份世外桃源的恬淡与美好。

上等的盐都之水,不仅孕育出“盐都草莓”“张庄葡萄”等多项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还滋养厚重敦实的里下河水乡文化。大纵湖、蟒蛇河水文化生态廊道等水韵景区,更是盐都因水而生、依水而兴的生动写照。

上善:德耀盐都,人文璀璨。
上善若水,盐都幸甚!盐都,上善,不仅以其灵动的水韵吸引着世人的目光,更以其文明和谐、开放包容、热情友善的城市气质,赢得广泛赞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革命传统,在传承和发扬中种下盐都人的道德基因。这里是好人之都,好人好事层出不穷,声名远播,他们如同一股股清泉,滋养着盐都百姓的心田,让“上善盐都”的文化灵魂得以生动展现。

积善成德,明德惟馨。“中国好人”标注“向上向善”的精神境界,他们可亲可近、可学可仿、可敬可信。孙益海,这位用单腿为百姓撑起祥和天空的英雄,他的事迹感人至深。尽管身体残疾,但他却用坚强的意志和无私的奉献,为社区居民创造一个和谐美好的生活环境。徐兆学,向生命打张借条,乐于助人终不悔。他的善良与坚持,成为盐都人心中的一盏明灯。

用平常心做不平常事,积小善为大善,汇聚向上向善的磅礴力量。乐华泽,三十年如一日以书香润乡邻,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文化的力量。他的陌上书屋,成为乡亲们精神家园,让知识的光芒照亮盐都西乡的每一个角落。而丁德

勤,“好事做了一马路”,被誉为“吸钉人”。他的善良与执着,让盐都的街头巷尾充满了温情与感动。

作为淮剧的发源地之一和苏北首个“中国曲艺之乡”,盐都剧艺辉煌、荣誉满载。淮剧、龙舞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璀璨夺目,成为盐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里,你可以听到悠扬的淮剧唱腔,感受到那份来自民间的艺术魅力。

上善之地,上瑞之土,上智之乡,文脉绵延。盐都枝繁叶茂的文学成为“里下河文学”的重要生态支撑,这里孕育了国际安徒生奖得主曹文轩、茅盾文学奖得主李国文等文坛大家。他们的文字,如同盐都的湖水河水,清澈又深邃,让人在其中沉醉、思考、成长。他们的作品,如同盐都的文化瑰宝,熠熠生辉,照亮盐阜大地的文化天空。

上盐都:蒸蒸日上,未来可期。
盐都,这座古老而年轻的城市,正以她独有的方式,讲述着属于她的故事,传递着属于她的温度。这里的“上”,既有“向上”的拼搏精神,也有“上等”“优秀”的现实模样和美好愿景。盐都人民正以“跳起来摘桃子”的干劲拼劲,全力打造政策最优、办事最快、成本最低、服务最好、预期最稳的“都满意”营商环境。上盐都,乃上策!

在这片土地上,善意汇聚成社会暖流,共同绘制出一幅幅温馨和谐、民风淳朴的画卷。盐都人民用他们的勤劳和智慧,书写着盐都的辉煌篇章。他们不仅创造了物质财富,更创造了精神财富,让盐都成为一个充满活力和魅力的梦境之都。

上首之地,上佳之地,上镜之地,盐都的未来,更是充满了无限可能。作为全国首批产城融合示范区,盐都拥有盐城市唯一的国家级高新区。这里,是盐都人向高攀登、向新迈进、向质跃升的不懈追求。盐都的公共服务业优质均衡,城市韧性和功能品质持续提升。

在未来的日子里,盐都有望成为长三角地区有影响力的区域产业科技创新高地和宜居宜业的现代化城市。

梦回水乡,寻觅千年。
走进盐都,仿佛走进一幅动人的水墨画卷。古色古香的建筑与现代化的高楼交相辉映,悠扬的淮剧唱腔与欢快的流行音乐交织在一起,地道的水乡美食与来自五湖四海的各式佳肴让人回味无穷。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到盐都人的热情与友善,体验到盐都文化的深厚与魅力。

漫步于盐都的大街小巷,每一处都充满了惊喜与感动。在这里,你可以放慢脚步,细细品味那份来自水乡的韵味与风情。盐都,这座现实版的“清明上河图”,正以她独有的方式,讲述着属于她的故事,传递着属于她的温度。

“上水上善上盐都”,这不仅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是盐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静谧与美好,可以感受到那份来自心底的温暖与力量。盐都,这座充满魅力的城市,正等待着你的到来,与你共同书写属于我们、你们的精彩故事。

